



【书里书外】

这世界新鲜如橙

□钟倩

“大多数人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但恰恰是大多数人毫无意义和毫无目的的生活，为整个系统提供了势能，犹如水分子的聚合，使漩涡这种群体得以涌现，使人类全社会得以奔腾流淌如河流，使河上的船得以扬帆远航，驶向星辰大海。”再次打开黄孝阳《人间值得》，是极寒天气光顾的那个下午，我披着厚棉衣坐在电脑桌前，手脚冰凉，脑子似乎也跟着凝固不动，但这段话瞬间涌出一股橘黄色暖意，直接把我牢牢箍住。

近年来我阅读最多的就是长篇小说，最长有三卷本百万字，读来如一场艰难跋涉。读书越多，似乎就越容易无知。初读《人间值得》，前二百页断断续续，就像新手司机上路找不到方向，凭着感觉滑行；搁置一段时间，再读竟驾轻就熟，开足马力，好个痛快。但是，对作者提出的“量子文学观”，我并没有领悟。人与书的缘分，很多时候就是人与整个世界的关联，这是黄孝阳去世后我才明白的道理。他曾写道：“我们要发声，是想跟这个世界建立起某种联系。我们要谦卑，我们的确无知。因为无知，所以世界新鲜如橙。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与相应的创造力，是对各自栖身的洞穴的刺穿。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好像潜泳已久的人，嘴里含上了一根通向水面的芦苇管，尤其是在这个由科技构建的现实里，它让风吹入了身体里。”这段话就像从山涧飞流而下的清泉，让我兴奋，使我清新，如沐天河，精神雀跃。

是啊，这世界新鲜如橙，超乎我们想象的100万倍，也永远比我们所想所写的要复杂。黄孝阳是参透“真实”的修行者——无论是他在《人间值得》《众生》《旅人书》的人性幽微，还是在《这人眼所望处》随笔集里的灵魂对话，都渗透一个“观”字——这个观，就是价值观。用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读小说就是读另一种真实。“小说在完善我们，完善我们这些残疾人——那残酷的二分法一直强加在头上，即：生命只有一次，但却渴望和想象着有几千次。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与要求生活更丰富多彩的渴望和想象之间的空间就是小说占据的空间。”

小说只是黄孝阳用来与世界对话的一个媒介，他的内心装载着复杂与微粒，是芸芸众生的疾苦与泪水，是路人甲乙丙丁的痛苦与委屈，是“致广大尽精微”的生死困境。在他眼中，“复杂性不是简单的H₂O的累加，它要有构成河流、湖泊与海洋的愿望。系统内充满大量元素(H₂O是其中一种)，且呈非线性性的一个相互作用，是开放的，犹如被风吹动的千万树叶，每片树叶或许并不知道树与自身的名字，但它们却在这个下午构成了这棵树所有的形象。”

宋代廊庵禅师的《十牛图颂》用十幅图画描绘牧牛过程，以牧童喻修行者，以牛喻妄心，分为十个阶段，即寻牛、见迹、见牛、得牛、牧牛、骑牛归家、

忘牛存人、人牛俱忘、返本还源、入廛垂手，这个过程何尝不是修行者的心路历程？把修行者换做每个人的名字，都同样适用。这样说来，所谓量子文学观似乎就一目了然：量子即微尘众，即你我他，是被忽略的小人物。这种文学观不在于宏大叙事，而是在吃饭睡觉、柴米油盐的烟火生活中，在爱恨情仇、生老病死的因果轮回中。我在《红楼梦》《金瓶梅》中见过，在张爱玲《倾城之恋》沈从文《边城》汪曾祺《受戒》王小波《黄金时代》王安忆《长恨歌》陈彦《装台》里也见过。

且说《红楼梦》里那些一闪而过的小人物，先说可爱的石呆子。第四十八回，薛蟠调情被打后外出做生意，此处有一个小插曲，贾赦热衷搜集扇子，贪恋占有财物，他想要的几把名贵扇子就在穷的叮当响的石呆子那里，于是派儿子贾琏想办法弄到手。石呆子人穷志不短，视扇子如命，“我饿死冻死，一千两银子一把我也不卖！”就像今天的拍卖竞价，涨到五百两银子，他仍不松口，“要扇子，先要我的命！”这件事最终结果是贾赦如愿以偿，贾雨村使用非常手段给石呆子一个罪名，贾赦听后，觉得不平，“为这点子小事，弄得人家坑家败业，也不算什么能为！”后来，平儿说了一句，“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这句话如一个响雷，至今在我的心中炸响。

除了石呆子，还有一个门子，即大老爷升堂判案时旁边站着的人。第四回中，贾雨村复职到应天府上任做官，到任头次判案就遇见一件人命官司。他俨然一个职场“小白”，这时候一旁站着的门子朝他挤眉弄眼，暗示不要签发。贾雨村满头雾水，暂且退堂，才弄懂门子的用意。门子可谓苦口婆心，先是拿护官符给贾雨村看，只见上面写有，“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又告诉他发签捉拿的人犯薛蟠的亲属关系，一一梳理。贾雨村恍然大悟，权衡自己怎样做才是正确的，最后“胡乱”判了这场人命官司。不得不说，多亏门子的支招，才改写了贾雨村的命运轨迹。《红楼梦》里的石呆子、门子也好，二丫头、马道婆、王狗儿也好，看似与小说整体架构没有关系，实际上，他们都与家族命运兴衰环环相扣，这是曹雪芹参透世态炎凉的真实映照，是切肤之痛留下的一个个见证——人性灰色地带之间的种种可能性，需要被不断地重新定义。这也是《红楼梦》永不过时的深层缘故。

“时间这根箭头，并不具备一个稳定不变的均质，且时缓时急，左右摇晃，自始至终存在着无数极为微小的空隙，我们在这些空隙里呼吸生长，成为自己的朋友或者敌人，是粒子，也是波。”这就是黄孝阳认识的世界，抑或说他的价值观。在生与死的缝隙里，看见世界有灵且美；但是，下一秒就会有新的变化，如急速移动的光束，引人炫目，又紧追不舍……黄孝阳把自己活成了一束光，留在人间，温暖众生。

词选 (十)

□蒿峰

临江仙·怀父

父爱从来千石重，如山如海如天。少时生计不知艰。承平疏尽孝，只道有多年。

怅望家严行且远，音容渺渺如烟。光阴多想倒流还。桌前您不语，对坐我无言。

祝英台近·雨花台祭

六朝山，雨花乱，琼玉降无数。衰柳白门，秋草怨风苦。那堪志士成仁，荒台碧血，天悲咽，花埋忠腑。

烈魂舞，为争民主自由，轻抛命如许。理想如天，听动地箫鼓。万年基业如磐，临风把酒，尽都付、百年情诉。

贺新郎·乌克兰宣布独立

今日全完结。叹苏联、强梁一世，灰飞烟灭。七十四年雄欧陆，无数风霜更迭。一杆旗、亚非拉烈。君见朔风吹白草，问苍天谁解肠千结。那巨阵，一朝折。

我于城上听风歌。万千事、生生死死，都存关节。并世百年汉曹营，荣谢原非决绝。倩谁知、水盈当泄。避短扬长非易事，必华佗关羽何须说。天下势，听风雪。

【时光留痕】

殊死之战

□于春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所在的机炮连驻省军区晏城农场。连队饲养着四只狼狗。两只德国牧羊犬：虎虎、亚虎；两只中华狼青犬：旺旺、阳阳。这些狼狗，种纯，体大，凶猛。趴在地上，身长如床板，爪子有成人胳膊那么粗，大嘴巴张开能含着五个窝窝头。

别看狼狗模样凶，绝对通人性。全连上百号人，它们都认得过来。司号员吹什么号，干什么事，它们都无师自通。连队营房地处荒野，既没围墙，也无大门。有狼狗在，战士们尽可放心睡觉。

盛夏时节，一日黄昏，收工回来的战士们正围坐在院外柳树下吃饭。突然，一条黑褐色的蛇从树上跌落了下来。这条小蛇，尺把长，手指般粗，浑身黑褐，间有白色花纹。三棱状的蛇头昂立，一双绿光闪烁的小眼睛盯着围观的战士。蛇芯子如紫红色的火焰在口中飘忽不定，不禁让人毛骨悚然。

这时，有懂蛇的战士提醒大家说：“这蛇就是老百姓传说中的风梢，剧毒无比，其毒液可穿石熔金。不论什么动物，只要被它咬着，必死无疑。别看这蛇小，动作灵活，行如闪电，动若疾风，能在麦芒上行走。”

沉寂片刻，大家猛然想起了狼狗。遂大声呼唤：“虎虎——！”“旺旺——！”随着一声呼唤，虎虎如离弦之箭，应声而至。神采飞扬的虎虎，忽然发现了盘踞在地的风梢，浑身的皮毛骤然竖起，身子急速后撤，利齿外龇，目露凶光，朝着风梢疯狂地嚎叫。

看到虎虎这反常的举动，我心中有些纳闷。我们整日在农田里干活，遇到蛇那是常有的事。只要遇见蛇，不论大小，虎虎扑上去便咬，从来没有打怵过。没想到，今天面对这条尺把长的小蛇，虎虎反倒谨慎了许多，未敢贸然扑上去撕咬。看来，动物间都是有灵性的。这毒蛇绝非等闲之辈。

刚才还镇定自若的风梢，猛然发现了突如其来的虎虎，上半截身子陡然竖起，三棱状的蛇头面朝着虎虎，前后左右不停地晃动着，紫红色的蛇芯子在口中快速吞吐，一场殊死大战一触即发。

狗蛇对峙片刻，虎虎率先发动攻击。只见它后腿一蹬，前爪高高跃起，咧着大嘴，朝着风梢猛地扑咬过去。虎虎势大力沉，凶猛无比，一般的蛇很难抵挡。万没想到，蜷缩于地的风梢瞬间腾空而起，身似疾风，快如闪电，嗖的一声，发出足以致命的一击，冲着虎虎就咬了过去。虎虎见状大惊，急速闪身躲避。

真可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就这一个回合，狗蛇充分展示了各自的非

凡实力。在旁观的战士，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狗与蛇的鏖战仍在继续。虎虎像一个不畏邪恶，勇猛顽强的斗士，时而向风梢发起攻击，时而对其狂吠。风梢似一邪恶歹毒、身怀绝技的怪侠，时而飞身迎击，时而昂立在地，与虎虎怒目相视。虎虎不断变换着攻击的方位，一会儿从正面发起攻击，一会儿又绕到毒蛇的身后向其扑咬。风梢则移步换影，翻飞腾跃。辗转腾挪，进退有度。上下穿梭，伺机迎击。

虎虎非同寻常的狂吼声，引来了旺旺。骁勇善战的旺旺，忽然发现了风梢，骤然皮毛竖立，嘴巴大张，冲着风梢，不时发出低沉、愤怒的“嗷——嗷”吼声。

援兵到来，虎虎顿时斗志陡增。开始，虎虎、旺旺从正面轮番向风梢发动攻击。只见虎虎高高跃起，扑向风梢。风梢伺机腾空，奋力迎击。风梢刚一落地，旺旺立马又扑杀过来，风梢仓皇腾起，紧急应敌。

双犬轮番大战风梢，如苍鹰搏兔，似渴骥奔泉，直杀得飞沙走石，天昏地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虎虎、旺旺浑身的皮毛都湿透了，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风梢则蜷缩于地，三棱状的蛇头依然昂立。

精良的狼狗意识到，从同一个方向攻击风梢，效果欠佳，遂改用“前后夹击”之战术。虎虎仍然从正面发动攻击，旺旺则绕到风梢的身后，从后面对其袭击。夹击战术果然奏效。起初，风梢还能灵活转动身体，左迎右闪，及时应对。随着虎虎、旺旺前后攻击的力度不断加大，风梢渐渐有些力不从心，首尾难顾了。

狗蛇大战时而紧张激烈，时而松弛舒缓。少息片刻，新一轮夹击大战重新开始。只见虎虎猛蹬后腿，高高跃起，朝着风梢扑咬过去。风梢抖擞精神，竭力跃起，咬向虎虎。虎虎急速躲闪。风梢刚一落地，旺旺又从后面扑咬过来，风梢急速折身回击。就在它折身回击的刹那，虎虎抓住时机，急速扑了上去，一口咬住了风梢的颈部。风梢在地上拼命地挣扎，翻滚，缠绕。怒不可遏的虎虎，死命咬着风梢的颈部，使劲地晃动着大脑袋，将风梢在地上来回地摔打。

俗话说“蛇打七寸”。风梢即便是毒性再强，动作再灵活敏捷，一旦被咬住了“七寸”，便失去了攻击的能力。虎虎用两只粗壮有力的爪子，死命摁住“风梢”的身子，锋利的牙齿撕咬它的颈部。毒蛇被咬死了！狼狗胜利了！

倏然间离开部队已经四十余年了。年华似水，岁月如歌，时常想起连队的狼狗，每当想起虎虎、旺旺与毒蛇风梢殊死大战的情景，仍然是那么兴奋激动，仿佛又回到了火热的军营生活，又回到了那活力四射的青春年代。